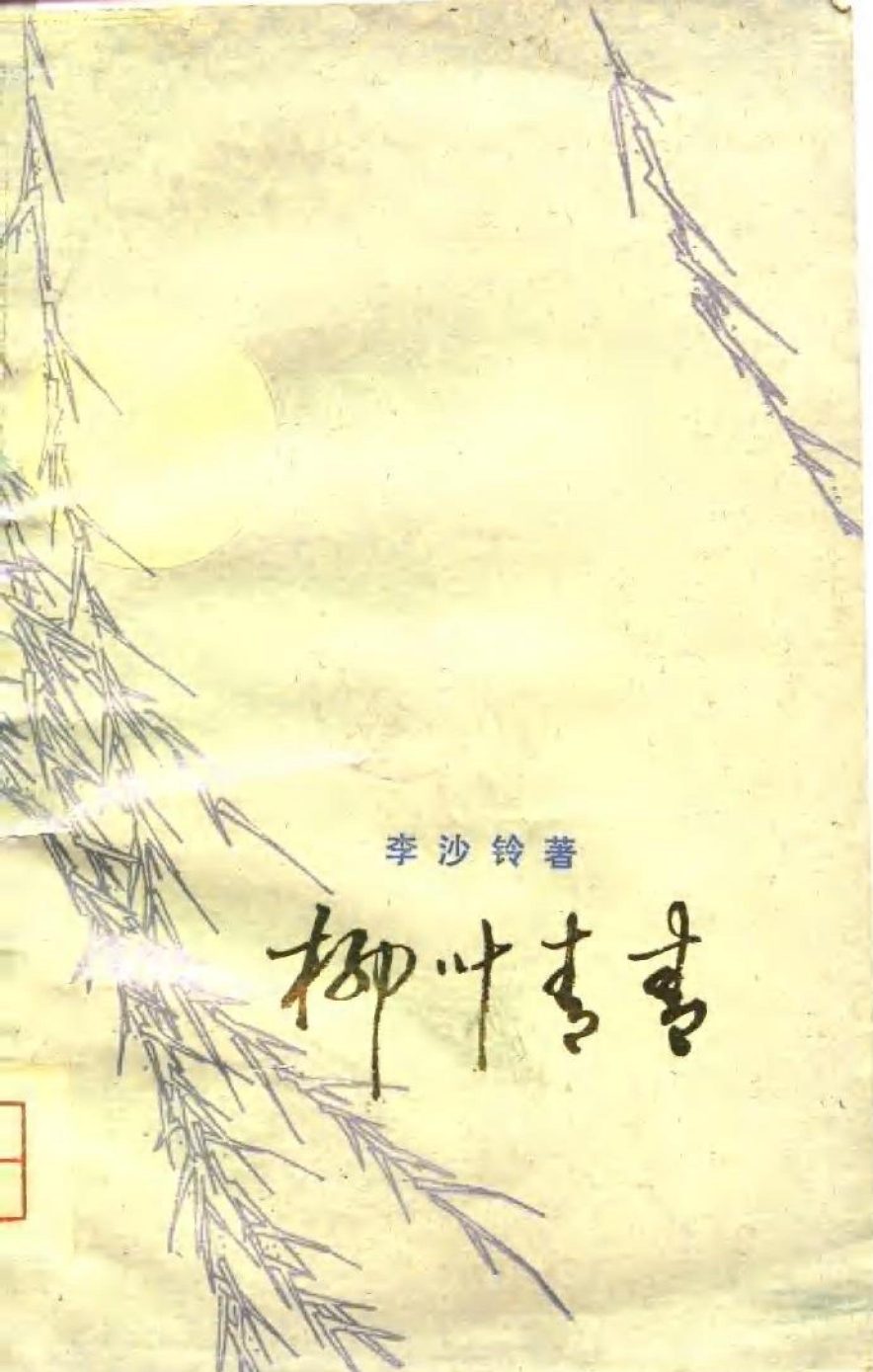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沙鈴著

柳叶青

柳
叶
青

李
沙
铃

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柳 叶 青 青

李 沙 铃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7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2.75 字数: 52,000

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700

统一书号: 10097·368 定价: 0.24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本小说散文集，是作者从事业余文学创作三十年来的作品中选出来的一部分。作品分别表达了：人民爱战士，书记爱人民，农民爱土地，蜜蜂爱酿蜜的爱的主题；还有一些描写关于事业和友谊的人物和故事。

文笔清新，语言凝练，风格别致，生活气息浓郁。

目 录

柳叶青青.....	1
百家土.....	9
胖女子.....	16
张书记.....	22
看家人.....	28
绣花.....	34
崖头松.....	41
高原蜜.....	47
冰凌花.....	54
月.....	60
回老家.....	66
红胡子.....	72
后记.....	80

柳 叶 青 青

苏艾兰，是苏家河的一个年轻女人，我是认识的。凡到苏家河工作过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想起她，这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诱人……

那一年——苏艾兰在门口的桃树下纳鞋底，听着远处的炮声，她判断出来，咱们的队伍又解放了几个城镇。

隔壁两邻的几个妇女进门来了，手里提着花包袱，包袱里裹着军鞋军袜。

艾兰说：“桂芳，秀云，谭大嫂，快上炕坐吧！”

“这是五十双鞋，五十双袜子。还有三十双鞋袜，我们后晌送来。”谭大嫂说。

“这两天的军事怎么样？”桂芳，秀云两个媳妇打问。

“听王区长说：战斗进展得很快，只是咱们的人太苦了！”艾兰说着，叹了口气。

谭大嫂说：“我们都知道你的心里不安，女婿牺牲了，家里只剩下你和小姑春花。我们趁着送鞋袜，顺便来看看你。”

“枪子儿又不长眼睛，没有伤亡就取不了胜利。我是盼着胜利越快越好。”

春花满脸失色地跑来报告：“兰嫂！兰嫂，塬上抬下来

一个人，是担架队长黄二伯他们抬来的。”

艾兰放下鞋袜，赶快收拾房子，扫地，扫炕，扫窗台。又对春花说：“把那一床净被窝拿出来！”

大家七手八脚地收拾停当，黄二伯已经把伤员抬进门了。

揭开被单，伤员到处缠着白纱布，血迹渗了出来，人昏迷不醒。

艾兰说：“队长，我和春花照看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黄二伯说：“我回家去提鸡蛋，你这就烧锅，一天一夜没吃饭了。”

艾兰说：“我家啥都有，你快去忙公事吧！”

伤员的眼睛蒙着，手裹着，腿也不会动弹。艾兰让春花端住碗，自己把荷包蛋捣成小块，用筷子一块一块给伤员嘴里送。

下午，伤员睁开了眼睛，望了望，又闭上了，似乎没一丝力气。

春花笑着说：“兰嫂，他刚才醒了。”

艾兰训斥道：“轻点。受伤人听不得一点杂音。”

艾兰和春花，无论烧锅，劈柴，开门，走路，都象猫爪子踏地一样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

谭大嫂一天来看几回。桂芳、秀云两个，不是上午来送些吃的，就是下午来打问病情。

过了十多天，伤员脸上的纱布可以取掉了。苏艾兰这才仔细地看了一眼——浓眉，大眼，宽宽的前额，黑油油的头发，长得多么英俊啊！

当伤员看她时，她很快收住了眼光，飞快跑进厨房去端开水。

“大嫂，我这样太麻烦你了。”

“你们出门打老蒋，百姓不是越麻烦你们了？”

伤员喝完了开水说：“我的伤一好，马上上前线，同志们在等着我哩！”

艾兰说：“我们这里有个规矩，当客人走出家门的时候，一定要他很高兴。好好养伤吧！你的伤要是有一点那个，就甬想……”

“艾兰！艾兰！”桂芳、秀云叫她去锄地。

艾兰急忙扛起锄头，戴上草帽，向外走去。刚迈出门几步，又回来了，对春花说：“多留点神，他渴了，就赶快烧开水。可不敢叫他喝凉水啊！”

艾兰一连返回来五次，叮咛了五次。春花说：“兰嫂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锄地去吧！”

艾兰细心地又说：“春花妹妹，你有个毛病，常爱打瞌睡。现时他有伤，你可得精心点啊！可千万不敢叫他磕了碰了。嗯！好妹妹。”

别看春花人小，只有十二岁，她却懂得，这位解放军哥哥就和自己的亲哥哥一样，兴许哥哥牺牲前受了伤，在人家家里也是这么养伤哩！

她一会儿问饥问渴，一会儿又问打仗的战斗生活。当她看到伤员眼睛发迷糊的时候，才吐了一下舌头：“我的爷！兰嫂不让多和伤员说话，我咋忘了！”

苏艾兰从地里回来，头一句先问春花：“他今日怎样？”

春花没有吱声。

区妇女主任，跑来看了看伤员，对艾兰说了一大筐夸赞话。

妇女主任说到军鞋军袜，被伤员听见了，他在琢磨着一件心事。

面没有了。艾兰去磨面，春花挨门去统计军鞋军袜。伤员拄着拐杖，房前房后走步。

艾兰推着磨子，想起丈夫牺牲前写来的最后一封信。信上说——种地要流汗，打仗要流血。庄稼人要争个好光景，可不容易哩！我在外头，你在屋里，咱俩的肠肠肚肚长在一起。我走到哪里，哪里都有好大嫂，他们待我，就象你那个实心眼。人不出门眼睛小，出了门才知道天下军民一家人……。

“我来帮你推。”艾兰一抬头，见是伤员来了。

“天爷爷，你怎么走到这里来的？”

伤员只是笑。

“快回家吧！你那腿……”

“我来都来了，还能再回去？！”

艾兰不让推磨，伤员坐在一条高凳子上罗面。

“你是哪个地方人？这么多天都没有问你。”

伤员说，他是郭王庄的，叫郭平平。娘死了。父亲是木匠，桌椅箱柜，犁、车、耙、耢，样样会做。他当兵只有十七岁，是从家里跑出去的。现在，父亲还不知道他的下落哩！

“你为啥不通个信？”

“通不得。保长要是知道我当了解放军，我爸就没命了。”

“如今快解放了，你还不捎话？”

伤员郭平平掂了掂罗子说：“不能捎。当兵要随时准备牺牲。万一我在战场上下不来，省得他老人家难过。”

“你想的真远啊！”

郭平平没有回答。

星星满天的时候，艾兰去纳鞋底，到处找不到她纳了一半的鞋底子。

郭平平拄着拐杖，钢咣钢咣地走过来了：“给你，在这儿。”

艾兰拿过来一看，是一块纳鞋底的夹板，板中夹着她纳了一半的那只鞋底。她喜上眉梢地说：“这多省劲啊！你真巧！”

“我跟父亲学的。我们村的妇女，家家都用这个。”

艾兰高兴地说：“有了它，军鞋做得越快，胜仗打得越多，老蒋灭亡的越快。”

门外，狗叫。艾兰说：“是春花回来了。”

郭平平扭头看，春花抱了一个大西瓜。

艾兰说：“用刀杀开，看它是白瓤还是红瓤？”

春花捺住瓜连腰截断：“红的，红鲜鲜的！”

艾兰说：“好！这就跟咱们解放军的红旗一样，一定会插遍全中国！”

郭平平笑了。

鸡叫三遍，苏家河的人都下地去了。苏艾兰去了，春花

也去了。艾兰走到半道，又转身回来。郭平平在给母鸡拌食。

艾兰柔声细语地说：“我倒忘了，锅台上有煮好的两个鸡蛋，你自己去拿。”

郭平平说：“留给春花吧，她一天跑出跑进的。”

“看你这人说的，她又不是解放军。”

郭平平的心，噗通跳了一下。

艾兰又说：“老百姓听军人的，军人也得听老百姓的。”

郭平平埋着头，偷偷滚出了几滴泪花。

艾兰没有看见，还在说：“你虽是班长，可也要走群众路线，别瞧不起乡下女人。”

话说得满政治性，艾兰的心却包着一层棉花，叫人听了，由不得心里一阵热。

晌午，艾兰回到家里，到处找不着班长郭平平。春花急得要哭。艾兰从炕边上看见了他做好的十几个纳鞋夹板，和洗得白净白净的一条羊肚手巾，忍不住流出了眼泪。她咬着嘴唇对春花说：“他走了，战争把他叫走了……！”

这一年——我又来到苏家河。还没进村，听一个放牛饮水的男孩子说，乡政府召开烈军属会议，敲锣打鼓，热闹得很。

我问到苏艾兰。

男孩子说，她是全乡的烈军属代表，进乡政府时，骑马戴花，好红火呀！

我悄悄进了“会议室”——是没收地主的一个果园庄

子。苏艾兰正在发言。她讲了许多支援前线、保卫家乡的重要性话儿。后来，她谈到了妇女。她说，女人，扛不动大炮，上不了前线，可种地、收割、做军鞋、服侍伤员，离不了啊！今天胜利了，不是说，明天就不会打仗了。往后，少不了支前。男人走了，家里留下女人。女人要吃苦，要操心，要准备守寡……。

乡村人，还不习惯合起手来鼓掌。但从会场的热烈活跃气氛来看，人人对苏艾兰是敬佩的。

我到太阳落山时，去她家看她。两扇板门大开着，小院里没有人。一群鸡跑来跑去，听见我的脚步声，有几只灰母鸡扬起了头。那些锨、锄、镢、斧，都顺墙而立，整整齐齐。地扫得干干净净。黄狗见了我，远远地跑了过来，歪着头，嗅我的脚，尾巴一摇一摇的。

“主人哪里去了呢？”我心里在想。

一会儿，后屋飘来了说话声：

“谁来的信？”

“是前年住俺家的班长郭平平。”

“现在，他的腿？”

“一天能跑八十里。”

“仗打得怎样？”

“又立了二等功。”

“都问了咱们些啥？”

“问桂芳、秀云、谭大嫂好，问黄二伯他们好。”

“还问了些啥？”

“问咱们村的庄稼长得好不好？一亩地能打多少粮？今

年天早来没有？问春花还打瞌睡吗？说，小心老鼠啃了春花的塌鼻子。”

“还问了些啥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真的。谁哄你，下一辈子变驴变马。”

“我不信！”

“对了，还说，感谢咱们苏家河村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苏艾兰向天赌咒：“什么话都没有了。”

“难道没有提说你一句？”

春花从旁插了进来：“郭班长信上说：艾兰同志，我永远忘不了你！……”

屋子里一阵哄笑。

春花出来向我打招呼：“你来了，快进屋吧！”

我问里面都是谁，春花说：“还不都是熟人——桂芳嫂、秀云嫂和我兰嫂她们。”

这时，担架队长黄二伯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黄纸油印的奖状。我展开一看，上写“奖给烈属模范苏艾兰同志，乡政府赠。”时间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。

窗外，柳叶青青。……

一九五二、二、于西安。

百 家 土

在黄家寨，我闹了六个月土改，十月进村，三月离寨。分别前夕，鹅毛大雪的日子已经过去，花红柳绿的时节刚到人间。寨子仿佛从老太婆憔悴的面孔，变成了姑娘美丽的模样。

听说我要回西安，乡亲们热情极了：有的烙大饼，有的煮鸡蛋，有的做石头馍，有的炒花生，有的装大红枣，有的取核桃，有的塞柿饼……把我的旅行包填得象驴肚子一样。我说：“半年来，对乡亲们也够麻烦的了，还装这些东西做啥呀！”他们却说：“这是庄稼人的一点心意，让同志们尝一尝，瓜子不饱人心厚嘛！”

我握着一双一双干瘦的手，咬着自己颤抖的嘴唇，上了胶皮轱辘车。

车在柳阴大道上跑着，我的肠肚却象粗麻绳，七扭八结的。——我留恋，驼着背，星夜引我开会的农会主席苏大伯；我留恋，扛着长枪站岗放哨，几天几夜不睡觉的民兵队长刘大虎；我留恋，挨家挨户，传开会的妇女主任秦二嫂；我留恋，带领青年，宣传土改政策的团支书周民民；我留恋，一宿一宿等我散会回来，开了门才脱棉衣上炕的王大妈；我留恋，在村口，远远就给我赶走咬人狗的儿童团员小

牛牛。……我的心完全被他们占有了。

回到机关，我的惜别之情，丝毫没有减弱，心窝沉沉，捧出了乡亲们真诚的“礼物”，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组织部长韩生辉。韩部长见我眼圈红肿，以为出了意外。我一句话都没有回答，轻轻地退出了办公室。

晚上，召开干部大会，韩部长指着大饼、鸡蛋、红枣说：“这是乡亲们的心意，也是土改的胜利果实啊！”当他打开最后一个花布袋时，心情突然沉了下来：“唔！这是一布袋土啊！”大家瞪圆了眼睛。韩部长把土庄重地捧在手心，沉默不语了。

从他的神情上，青年们理会到，为了这布袋里的土，在雨花台，多少人洒下了鲜血；在黄洋界，多少人枪林中穿行；在南昌城楼，多少人抛出了头颅；在大渡河，多少人献出了身躯；在沙家店粮站，多少人负了重伤。……

我回到我们的“青年宿舍”，弹琴声、吹笛声、说笑声，一样一样都不见影了。最爱打闹玩笑的通讯员杨万有，尽管只有十四岁，可他那欢乐调皮的面孔，也顿然变样了，他靠在窗口，眼睛望着天上的星星。

我记得他是从西北局土改试点村来到机关的。

那天，飘着大雪，韩部长把这个“小雪人”领到我们的办公室。一会儿，身上的雪化了，可是，衣服上的“大雪片”并没有化，棉袄上的窟窿，露出一团一团的棉花絮絮。他吸着鼻涕，抱着火炉烤手，没有多大工夫，小伙子居然打起盹来了。有人要叫醒他，韩部长摆了摆手说：“别打搅，这是从雪堆里拣出来的一个要饭娃娃。”

原来小杨一家三口，全靠庄子后面的三分柿子地过活。夏天卖硬柿，冬天卖软柿。有一天，近邻地主陈老大，要占他的三分柿园盖茅厕。老杨不肯，撕打了起来。寡不敌众，杨老汉恹了一场大病，天天喊心口痛，没出四个月，埋了。杨大妈一看，没了指望，用麻绳吊死在柿子树下。小万有，无依无靠，赤着脚满世界跑，寻找人们吃剩的锅巴。土改试点干部，走进倒塌的关帝庙勘察地界，在雪堆里，发现了这个正在睡觉的杨万有。……

“万有，万有，屁！我连手掌大的一块地都没有啊！……”杨万有对着窗外的静物竟然骂出了声。

沿着杨万有的回忆，我在我的记忆里追寻那一花布袋土。这土是谁装的呢？——农会主席苏大伯？好象不是。我并没有听说过他要装土。——民兵队长刘小虎？好象也不是。他是一个莽撞小伙，不会想得这么周到。那么，究竟是谁呢？我从黄家寨村口的第一家，一直数到最后一家瞎眼老汉，也想不出给布袋里装土的到底是个什么人样？

现在，我开始从花布袋上觅线索了。这个花布袋，是谁家的呢？我在秦二嫂家里见过，她用这种袋子装过小米，装过红豆，装过麦粒，兴许是她装的吧？可是，我又想起，在周民民媳妇的针线篮篮里，我也见过这种花布袋，她装的是棉花眼子，白线蛋蛋，还有一条一块的花布碎角，兴许是她装的土吧？不对！我又好象在王大妈家，在其他许许多多农村妇女家，都见过这种花布袋。这是她们用棉花纺成线，用线织成布。买不起颜料，把布拿到城壕池塘，用水底的青泥沤成青色的。黄家寨的姑娘，人人都是如此做法。我在哪里

去找这位花布袋的主人呢？！

可是，这袋土不断地敲打着我的心扉，我悄悄地从床上爬了起来，在星地里散步。……

记得我进寨的第一天，乡亲们并不怎么欢迎我们，到处叫人开会，到处不见人影。有的推说“生病”，有的推说“割草”，有的推说“垒鸡窝”，有的推说“给生孩子的女儿去送鸡蛋、挂面”，就是不愿意来到会场。

我从村街走过，许多人家都关上了门，他们从门缝里向外望，一边细声地说：“土改队走过去了。”我亲耳听见两位白胡须的老汉，噙着旱烟袋，蹲在人盯不着的墙拐角，低低地在谈叙：

“工作队进寨了，做啥来了？”

“土改。”

“啥叫土改？”

“就是给咱们穷人分地。”

“分地！分谁的地？”

“财东家的地。”

“闲话！人家人老几辈，高骡子大马，是先人留下的，你能硬抢吗？”

“听说工作队很厉害，非分不可！”

“我才不信！”

当二位老人望见我的布军帽时，话声终止，只是一声紧似一声地咳嗽，墙头上冒出了一股一股从口里喷出来的蓝烟。

我去找农会主席苏大伯，他难为情地张开被黑胡茬埋没